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寒山寺志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江蘇地方文獻叢書

寒山寺志

葉昌熾
撰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寒山寺志

葉昌熾撰

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 邗江古籍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張4.25 插頁2 彩圖1 頁字數56,400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3,250冊

書號：11354·086 定價：1.20元

責任編輯：余清逸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編輯說明

江蘇自古以來爲人文薈萃之地，流傳至今的文獻典籍浩如煙海。充分地利用這份珍貴的文化遺產，對於發展和繁榮民族新文化、發揚愛國主義精神、建設社會主義新江蘇，都是不可或缺的。我們編輯出版這套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，就是爲了給文史研究工作者、大中學校師生及有關文化工作者，提供一套比較完整的江蘇地方文獻的基本資料，以供分析研究和閱讀參考。

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將有選擇地出版記述江蘇歷史上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教育、科學、文化、地理、風物、習俗、掌故等內容的筆記、雜記、遊記、野史、譜牒、志乘之珍品，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方志、日記、傳記也酌量收入。《江蘇地方文獻叢書》根據具體情況，分別採用未刊稿本、鈔本或舊刻本爲底本，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，並加新式標點，有少數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

形式。

寒山寺志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一月

二

點校說明

寒山寺在蘇州城西十里楓橋，故又稱楓橋寺。它的最早歷史，起於梁天監年間（五二一—五二九），最初的名稱叫做妙利普明塔院。宋朝太平興國初年（九七六）節度使孫承祐重建塔七層，嘉祐中（一〇六一—一〇六六）改稱普明禪院。但是一般人稱寒山寺。早在唐代人的詩篇中已出現寒山寺的名稱了，最著名的要算張繼的《楓橋夜泊》詩：「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」唐蘇州刺史韋應物也有《游寒山寺》詩。自張繼題詩，使寒山寺更加名重禪林，令人神往。四方來蘇州者，沒有不知道寒山寺的。相傳唐代詩僧寒山、拾得曾雲游至此，故名，然而不可詳攷了。現寒山寺大殿的壁上，有清羅聘石刻畫像「寒山拾得像」及鄭文焯的指畫「寒山像」。

宋朝紹興四年（一一三六）寺院曾修繕過。到元朝末年，寺和塔因戰亂而毀壞了。明朝洪武年間（一三六八—一三九八）重建，到永樂三年（一四一五）又加以修理，姚廣孝作記，不久遭到火災被毀。到正統年間（一四三六—一四四九），蘇州知府況鍾再修。到嘉靖年間（一五三一—一五六六）鑄造巨鐘並且建造了鐘樓，這便是著名的「寒山寺鐘」了。萬曆四十年（一六一三）建藏經閣，四十六年（一六二六）大殿失火，明年又加以修復。到了清代康熙五十六年冬，大殿失火。咸豐年間全寺毀壞了，一片荒蕪。直到光緒三十二年（一九〇六）江蘇巡撫陳夔龍集資加以修理，鑄鐘建屋，以保存古迹。繼任江蘇巡撫的程德全在宣統二年繼續修理，至明年六月全部落成，規模宏敞，氣象煥然。二變。至於嘉靖年間鑄造的巨鐘，據說流傳至日本。現存大殿上的鐘，是光緒年間修造寒山寺時，日

本人士募鑄仿唐代青銅乳頭鐘送歸的。

解放以後，寒山寺經過多次全面修整，並增建了新的建築物，拓寬和美化了寺外的道路和環境。黃牆綠樹，殿宇莊嚴幽深。入寒山寺山門，左有霜鐘閣，右有楓江樓，建築精美。樓臨楓江橋，遠山近水，風景如畫，寺的東南角上是一所小院，中有碑亭，陳列着俞樾、康有爲詩的石刻，寺的正中是大雄寶殿，殿後左右兩邊，都有長廊。右邊的長廊，通向巍然高聳的鐘樓。張繼膾炙人口的詩句，在日本也是家喻戶誦，詩韻鐘聲，引人入勝。因之日本人士到蘇州游覽，寒山寺爲必到之處，在除夕，結伴到寒山寺聽夜半鐘聲，引爲賞心樂事。

《寒山寺志》對寒山寺的歷史沿革、文物、碑石、以及寒山、拾得的事迹作了全面的論述、考證，並輯錄了歷代咏吟寒山寺的詩篇。本書作者葉昌熾，號鞠裳（一八四一—一九一七），蘇州人。光緒二年舉人，十五年成進士。在清政府中曾任翰林院侍講、國史館提調、會典館幫總纂、甘肅學政等官職。精於目錄金石之學，又是藏書家。著有《藏書紀事詩》、《語石》、《邠州石室》、《緣督廬日記》及詩文集。

本書以一九二二年吳縣潘氏刊本爲底本，參照蘇州博物館所藏《寒山寺志》稿本，改正了刊本中的錯字及脫漏之處。本書由黃玉瑜、甘蘭經校點，由汪文華攝影。

自序

楓江之側，俠橋爲市，橋南有寒山寺，襟帶通衢，煙波明瑟，唐以前古刹也。同治辛未，先師馮林一宮允，重修《蘇州府志》，授簡昌熾以釋道之宮見屬。奉命惕若，退而搜討文獻，咨於故實。嘗擢扁舟出游郊郭，問所謂「寒山寺」者，斷甃頽垣，鞠爲茂草，無論宋碑不可得，即文唐兩碣，亦淪於灌莽之中。惟從故書，得明師《道衍記》，謂：「唐元和中，有寒山子，掣風掣顛，來此縛茆以居。尋游天台，寒巖，與拾得、豐干爲友，終隱而去。」竊攷寒山行業，見於《閬邱詩集傳》及《宋沙門志南》《三隱集記》，其人當在貞觀初，安得元和時尚在世？亦未聞先擔笠至吳也。然《太平廣記》引《仙傳拾遺》又謂：「其大歷中，隱天台翠屏山。」傳聞異詞，靈蹤儻葛，不可得詳。其時，吾郡適經毗嵐之劫，金閭十里，一炬靡遺，飄輪在空，剎幢摧倒。今雖承平日久，自城以西，精藍名剎，近如積善，遠如吾與法螺之院，落木之庵，鐘梵銷沈，蘿蒿塞徑，未有過而問者。惟此寺華嚴樓閣，一剎那

間，彈指涌現。前中丞今直隸制府貴陽陳公經始版築，今中丞雲陽程公，謀於陸申甫方伯，又拓而新之。輪焉奐焉，闕規大起，豈惟是暢導宗風保存古蹟哉？蓋以唐賢篇什，煊赫人口，海舶流傳，雞林摹印。瀛寰人士，攬環結佩，往往以瓶鉢之勝緣，爲敦槃之談助，廢而罔舉，語焉弗詳，皆非所以示遠人也。昌熾不敏，幸睹勝因，頌吉甫之清風，際《斯干》之良日，謹援西湖理安《昭慶寺志》之例，拾遺補闕，輯爲此篇。回憶四十年前，校邠廬中，師友觀摩之樂，惘惘如夢。同時纂修諸君子，皆墓有宿草，即昌熾亦老且病，俯仰今昔，其重可感也已。嗟夫！以炳燭之餘光，續然燈之墜緒，咫聞謏見，非踳則譌，鄉邦文獻，又何裨於萬一。雖然，龍象中興，金湯攸寄，檀度因緣，功德無量。凡有知識，皆宜權躍贊歎，見仁見知，本無了義，拈起鈍帚，何必放下。時宣統三年，歲在辛亥六月既望，長洲葉昌熾謹記。

後序

余歸田後，鄉居養拙，未嘗一過州門。顧以可園校事牽率，扁舟往來，亦時從諸大夫之後。雲陽中丞下車之始，保存古蹟，既葺寒山寺，落成，以昌熾粗知鄉邦文獻，徵求故實。歸而陳書發篋，屬辭比事。又辱同年陸文節公暨何筱雅太守，拓示碑文，商榷條例，郵筒奔走，幾於置驛。纂成《寺志》十篇、附錄二篇，次爲三卷。甫脫稿，中丞即索觀甚急。維時在宣統辛亥秋仲，天地傾覆，武昌變起，沉沉戟門，白微高揭，而此稿遂陸沈不出矣。嗚呼！自先聖哲王，開天明道以來，園橋辟雍，淪爲艸莽，詩書之禍，烈於秦燔，一書之存亡何與？佛經謂毗嵐風起，梵天樓閣，皆成劫灰，一寺之興廢又何與？雖然此稿固尚存也，異日不能禁其不出，即不能禁其無所改竄，以昌熾冗長潦倒，世所共棄之人，附驥尾而行，里，吳越一家，老韓同傳，人其謂我何？先聖云：「不逆詐，不億不信。」又曰：「與其進也，不與其退也。」夫以巖巖具瞻，建牙開府，朝廷畀以封疆之寄，國民恃爲

政令之源。文字誣諉，又不等於竿牘，悠悠蒼天，孰究其後？當難之未作也，中丞坐鎮於上，文節與筱雅同年承流宣化於下，凡百庶事，同寅協恭，此寺因緣華藏海中一刹塵耳。今文節臨危授命，大節磊磊軒天地，即太守決幾而作，不俟終日，亦豈依阿渙忍之士所能者？兩賢之盛心，何可負也！爰出舊稿，錄而存之，篇第字句，皆有移易，獨於書法悉仍舊文。若後有君子，等於南園之記，遂移北山之文，直道猶存，人心不死，鄙人雖蒙大詬，固所願焉。壬子登高節，寂鑑遺民，書於花橋老屋，時年六十有四。

或謂此序扞冒時忌，可以不出。余謂不然，疆學爲義者，不徇一姓之廢興；拙政自安者，無預當世之理亂。鄙人惲獨殘年，飾巾待逝，但守移山之愚，匪高蹈海之節。庾元規塵起，既無污我之嫌；羊叔子使來，安有酖人之意？五德終始，知定論之難憑；六家源流，又要旨之各異。儒墨各一，是非牛李，初無恩怨。方今輿論自由，昌言無諱。豈有文字遂挂網羅？知我罪我，敬俟來哲。閔達君子，其何責焉！小春朔日緣袞再識。

附與何筱雅太守書

筱雅仁兄同年大公祖執事：

頃誦惠簡，並拙稿一冊，敬悉。某君簽駁，鍼膏肓而起廢疾，高密家風，曷勝愧服！某君爲貴公子，爲諸侯上客，僑寓吳閫，垂四十載。鄙人束髮論交，亦頗有介紹者，但以後門寒素，自慚形穢。里社文酒，公車計偕，未嘗易一刺、同一尊中丞不察，遽以拙稿相就正，宜遭有道之訶譴，本可一笑置之；但文章天下之公器，亦未可以默爾也。某君謂：「寒山寺羌無故實，不過一荒寒之山寺」，敬聞命矣！楓橋負郭，劫後荒涼，誠非昔比，從前固五都之市也。「昌門何峨峨？飛閣跨通波」，見於陸士衡詩。靈巖、支硎諸峰至近者，亦在二十里外。此寺非依山構宇，但可遠眺，張懿孫當日泊舟橋下，不容懵然無覩。韋左司亦有《宿寒山寺詩》。寒山之名，兩賢又何以不謀而合也？大抵撰述之事，各有體裁，根柢古誼，深通流略，閉門造車，出門合轍，非可以章句聲病之學，引繩而批根也。昔在里中，見一士號能詩，而不知《御覽》爲何書。又有篤信航頭古文，驚怖閭、胡、江、孫諸家，若避大厲，始知稽天巨浸，望羊向若，不必井鼃而始色駭也。古今圖經，若唐之《括地志》、《元和郡縣志》、宋之王存《樂史》，提綱挈領，體約不蕪。撰《一統

志者，固當奉爲先河。郡志當詳於省志，縣志又詳於郡志，降而一鄉一鎮一山一水，更不得援此爲例。至於寒山寺不過一牛鳴地耳，若論封域，但樹一界相碑，若論文法，但作一游記，即可囊括無遺，安用志爲？武林湖上諸刹，如靈隱、昭慶之類，寺各有志，志自爲體。各隨其開山門庭，標舉職志。即如吾蘇訪靈巖者，考吳宮之遺蹟；游鄧尉者，述漢月之宗風。因方爲圭，遇圓成璧，無一定之體也。寒山劫火婁經，刹竿不墜，祇因張繼一詩。寒、拾因緣，尚在傳疑之列。此志自當因詩起義，博采遺聞，旁搜教乘，兼有小說、游記、詩話、語錄四家之體，咨於故實，稍整齊之則可。至於姓氏、職官、年月、義例，即有牴牾，無關宏旨，蓋與地志不同，尤未可繩以史例。某君高言書法，敬佩良箴，但未敢鑿舟以求劍耳。弟藏書既夥，老而健忘，掇拾叢殘，等於簿錄。不過付諸老衲，丈室臨風，聊資談柄，未敢自附作者之林也。年來敝門削迹，獨寐寤言，聞海內通人之聲咳，輒掉眩不自禁，幸告中丞，善爲藏拙，諸惟鑒諒。敬頌政祺。治年愚弟昌熾頓首。

右稿適當武昌變起，倥偬之際，繕而未發，補錄於此。原稿本有《志塔》一篇，相輪久燬，雖數典之無忘，要駢枝之爲病。今得吳氏《捐田始末記》，

遂易《纂志》一篇，次於《志僧》之後。他山之錯，未始非某君一言之賜，謹誌勿諼。

總目

點校說明

自序

後序

卷一

志橋第一

志寺第二

志象第三

志鐘第四

卷二

志碑第五

志僧第六

志產第七	四四
------	----

志游第八	四八
------	----

志事第九	五五
------	----

卷三

志詩第十	六六
------	----

附寒、拾事蹟	八八
--------	----

附《寒山子詩集解題》及諸家《書牘》、《詩話》、《序》、《跋》考證	九九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卷一

志 橋

楓橋距山門僅一牛鳴地，自張繼題詩，四方游士至吳，無不知有寒山寺者。寓賢羈客，臨流抒嘯，信手拈來，無非霜天鐘籟。觀唐時梵夾，即題「封橋常住」字，則是橋也，不啻爲誕，登之寶筏，樹幢初地，敢告司津。《志橋》第一。

唐張繼楓橋夜泊

《吳郡文粹》作「晚泊」

月落烏啼霜滿天，江楓漁火對愁眠；姑蘇城外

寒山寺，夜半鐘聲到客船。

右錄張懿孫詩一首。橋與寺所由名，亦即此志所由託始也。振裘者必挈其領，以此二十八字冠全書之首。無此詩，志雖不作可也。韋左司以下諸詩，別爲一篇，不援爲例。

楓橋在閶門外九里，自古有名。南北客經由，未有不憩此橋而題詠者。

《吳郡志》